

專訪 | 牛劍門檻創新高 升學專家 Jennifer Ma：現象或維持一兩年, 但達最低門檻都應該報

2021-05-07



港人子女前往英國升學見慣不怪，牛津、劍橋更是不少人的夢寐以求想進入的學府，競爭激烈，要得到入場券似乎是件遙不可及的事件。

ARCH Education創辦人馬賢慧（Jennifer）表示，每年約有2000名香港學生報讀牛津、劍橋大學（簡稱牛劍），當中會收百多名學生修讀學士學位。入讀牛劍不容易，始終入學要求比較高，但她不同意是遙不可及之事。

「我經常跟學生說，你的成績到位，達到它入學最低的門檻，你都應該報。」英國 UCAS大學聯招可讓學生報讀5間大學，Jennifer 認為其中兩間應放心儀的學校、成績剛剛到位也不要緊，例如牛劍、倫大；另外兩間則有機會入到的大學，最後一間就是安全穩入的。

這幾年報讀英國大學的學生愈來愈多，競爭愈來愈大，牛劍當然也不例外。Jennifer 指出，去年香港學生報讀英國大學人數多10%，約有6400名；中國學生多了20%，約2萬多人；美國學生甚至多7成人。當中包括不同的原因，有些人覺得英國學費比美國便宜、學科選擇愈來愈多等。



另外以前英國是不承認中國高考制度，但很多大學陸續放寬，整個風氣令較多學生對英國大學有興趣。

牛劍門檻提高 主要有三大原因

牛劍主要是名氣大，出來找工作較容易和學術要求高，許多研究和教授都是頂尖級。他們有兩種的授課模式，第一種是 Lecture，由一名老師帶幾百個學生的講堂，第二種是Supervision 或 Tutorial，是牛劍特有的一對二課堂。由於一對二教學模式，牛劍收生人數不能太高，而近年牛劍招生門檻亦創新高。

Jennifer 坦言早已知道門檻會提高，因牛劍學府在8至10年前開始，覺得應在本地資源較少的學校內錄取學生。現在牛劍近7成的學生，已從政府資助學校挑選出來，近年還多5%本地學生，變相影響國際學生入讀的學位數目。Jennifer 解釋，第一，很多香港的學生都是在英國的私立學校報牛劍，其學校或多或少會受影響；第二，國際學生報讀的數目大大提升，香港學生不僅只跟香港的比較，是和全球國際學生競爭。加上脫歐，連歐洲的學生亦有機會變成國際學生，所以變得愈來愈難入。

第三是源於新冠肺炎，去年因疫情很多考試取消，改為學校評估成績。從學校評估的數據看，往往比學生考出來的成績好。Jennifer直言，去年沒有考試，令較多學生達到入學條件，牛津大學往年僅收3100至3200名學生，去年卻收了3440人，即多5%。然而牛津大學的牀位不會增加，又多5%學生入讀，今年只能收少一些。

「其實這個現象很多大學都有，他們又不能不收，因為學生真的達到入學條件。減少學位現象可維持一至兩年，加上下年學生可能沒有 GCSE 考，一直都是骨牌效應。」



對於 A-level、IB和DSE三種學制，Jennifer想聽家長問哪個比較有利？她卻覺得全看小朋友，因為學生們的長、短處都不同。

最「吃香」學科不再是神科

香港學生普遍喜歡「神科」或理科底的學科，例如：醫學、法律、經濟等。但 Jennifer 覺得香港學生開始轉變，對跨學系的學科愈來愈有興趣。牛劍「神科」向來都較多人報讀，5年內增加近50%，但近期最「吃香」學科為 interdisciplinarity subject，由很多學科夾在一起，例如：劍橋的 land economic（地理商科）。這科綜合法律、經濟、地理，以前未必有人留意這科，現在卻很「吃香」，出來找工作亦變容易。為甚麼？

「現在很多公司很喜歡可持續發展，所以各個行業如地產，亦喜歡這些學科包法律和經濟，不再需要科科精，但科科都要識。」地理商科以前是英國皇室、地主的小朋友學習如何管理土地，其後很多人認為這是成績差的學生才選擇，在劍橋一直屬不太受歡迎的學科。惟這學科現在很適合這年代學生，甚麼科都識一點，正正是個全人教學模式。

報讀學科趨勢亦跟從社會的步伐，學生修讀與科技相關的科目大增，如technology，computer science，5年報讀人數增128%。世界經濟論壇去年發佈的《2020年未來就業報告》顯示，在2025年有8500萬個工作崗位會被取代，但有9700萬新的就業機會，包括數據分析員、UI（User Experience）、UX（User Interface），甚至有AI法律。

雖然如此，但 Jennifer 卻有另一番的想法。「科技化是否代表喜歡文科，社會學科的，就沒有一個工種給他們？這絕對不是。」她以母校 Benenden School曾興建一架飛機為例，學生由零開始策劃，但飛機不是只有工程系、理科的學生參與，而是所有學科學生。

喜歡畫畫的學生，可以設計飛機的形狀和Logo。製作飛機固然重要，但品牌的建立更重要，所以要靠藝術科同學設計小冊子，去形容這架飛機。英文成績好的學生，可幫忙寫計劃書予潛在客戶，可見將來工作涉及不同範疇。

「最重要是 coordination，因為工種愈來愈細分，需要很多人去完成一項工作，反映出愈來愈著重與其他人的協調性。」十年前學校提倡學生要有毅力，令學生有動力向前行，但現在需要的卻是同理心。



Jennifer 表示，同理心是很特別，因為你不明白外面世界的人需要甚麼，你怎會想去創作一些東西，去幫助這個世界？

現在社交媒體發達，搜尋一項產品時，界面會顯示同類型的10多件產品，那麼要運用你的同理心去觸動他人購買你的，需要捉緊別人的心理。她認為不僅是大學，中學、小學，甚至幼稚園都需要教小朋友，怎樣從小就有同理心。

由於現時家庭孩子數目「一個起，兩個止」，家長過分遷就，造成自我中心較強。當他們長大工作，和人合作是否愉快都很重要，所以必須擁有同理心。「同理心是學不到的，這是你要有個經驗，他才會感覺到，所以愈小時教就愈好。」

兩大育兒方針

身為兩孩的媽媽，Jennifer 覺得應從小培養孩子的自我責任感和保持正向溝通。有些家長喜歡為孩子安排所有東西，她自己亦會，但好多時候她會先問3歲女兒是否想參加。例如學跳舞，如果女兒不想學，她會引導孩子說出原因。「為甚麼你不想？她的原因可以很不一樣，可能是很多人、老師教得悶。究竟是對這個活動不感興趣，還是其他原因。」

她認為多些跟孩子溝通，讓他們覺得自己是有話事權。當他們想做的時候，便更落力完成，所以擁有感是很重要。惟偏偏到青少年階段，孩子會慢慢失去自我責任感，因為家長會覺得你急，他不急。Jennifer 遇過很多家長過分為孩子準備所有事情，還逼他們修讀沒興趣的科目，大減個人話事權。

她舉例指有名學生想修讀歷史，不希望讀法律，繼而和爸爸媽媽鬥氣。Jennifer 會先跟他分析歷史系和法律系之間的共通點，並提出「入大學的話，你想別人教你法律還是歷史？」由學生自己分析。若果學生依舊想修讀歷史，她會建議家長放手給孩子去讀歷史。即將家長逼孩子讀法律，他們會覺得從來沒有自我責任感、話事權，出現「讀給父母看」心態，完成一個學位後，他們會選擇做自己喜歡的東西。



雖然 Jennifer12歲已赴英升學，但她覺得孩子13歲前也可以留在自己身邊，從而看到他們的性格改變。

「當孩子21、22歲時，難道你還能逼他做律師嗎？家長總不能讓孩子去工作的，所以我覺得家長在話事權方面，要懂得忍手加放手。」

Jennifer 每日鍛鍊自己要跟孩子保持正向溝通，但並不代表凡事需要去讚賞。疫情期間，小朋友減少外出及戴着口罩，或影響他們與人的溝通能力。Jennifer的3歲女兒本身是個開朗的孩子，卻因疫情變得不願意跟人打招呼。

「出街時別人可能會說很『怕羞』，可能你會覺得客氣，說怕羞就當沒事發生。但怕和羞都是負面的形容詞，加起來小朋友自己也聽得不舒服。」於是 Jennifer 跟女兒說不要緊，當她準備好的時候，就開聲叫人。若果當刻女兒仍保持安靜，Jennifer 也不會立即大罵，反而是回家後再討論。

「家長應該給小朋友時間發揮，他們長大後有禮貌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急於責罵他們。小時候他們所做的禮貌，其實是跟從父母的指導，這需要孩子慢慢浸出來的。」

Jennifer 認為父母身教同樣重要，「小朋友很像父母，他們看到你怎樣做，就會怎樣做。有時候我亦檢點自己的言行，完成一項東西亦會跟他們解釋，讓她有路向跟從學習。」雖然身教不容易，但 Jennifer 希望家長明白不是每次的教養方式都可行，沒有人去批判自己的時候，家長需要慢慢研究出跟孩子相處的溝通模式。